



向鴻全

出生：民國六十年生

學歷：碩士

現職：中央大學中文所博士班

散文 第 3 名

撕開封令

創作理念

對於寫作，我知道的很遲很少，只希望能夠把能感動人的事情紀錄下來而已。

但願我有能力做得到。

撕開封令

胡說！你等要妄生怪事，煽惑良民，故意安排這等去處，假稱鎖鎮魔王，顯耀你們道術。我讀一鑑之書，何曾見鎖魔之法。神魔之道，處隔幽冥，我不信有魔王在內。快快與我打開，我看魔王如何。－《水滸傳·楔子》

縱然與文學、醫學、和心理學共享邊界的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可能會迫不及待地想要把水滸傳中這段「洪太尉誤走妖魔」的故事當作詮釋的標準文本－意謂著每個人都想要釋放深埋於心底的妖魔；然而這個時候，我卻真誠地希望，洪太尉能夠躺臥在佛洛伊德的長椅上，讓佛洛伊德用專業的話語溫柔地安慰他剛闖了禍、焦急不安的心情。顯然的，洪太尉並不可能拿到佛洛伊德的門診單，而我也不是洪太尉，即使在我十歲的那年，是那麼渴望想要撕去那牢固地黏貼在我家牆上，由法院發出的查封封貼。

我的童年是從謊言開始。在我小三的那年，那是還坐在像「Z」字形的習字椅上專心一筆一劃勾勒世界的時候，二個穿著藏青夾克的大人，把父親從我的身邊帶走，記憶中沒有任何言語，空氣中只瀰漫著父親剛理完頭還留下濃濃的髮油味道，「爸爸出差去了，」母親對我說。我們早已習慣父親長年因職務輪調關係而不在家的情況，但是卻不知道，這一去就是十五年。而我的黑暗歲月從此開始。

剛開始，一些狀況還可以應付，比如說某些需要父親印鑑或簽名的文件，都可以請母親代簽，那時甚至我也學會了模仿大人的字跡，因為每次遇到這樣的情形，都會讓母親流下眼淚，所以為了不讓母親傷心，我於是練就了一手好字，「你父親字寫得真好啊！」老師說。我知道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維

持父親在我心中完美的形象，也可以滿足同儕間相互較量誰的父親比較偉大的突發狀況。但是，這樣的情況並沒有維持太久，在一次失敗的月考過後，老師請家長到學校來，母親看著那張到處是紅字、而且下面全都不是他簽名的成績單，完全崩潰地流著淚發狂掌我耳光，「你不知道你已經沒有爸爸了嗎，怎麼還那麼不爭氣呢？」從那時候開始，我成為大家嘲弄的對象，也從那時候開始，我決定把自己鎖起來，用一道道的封皮緘封，由我自己來餵養那剛長出小獠牙名叫「嫉妒」的妖，或者是才生出蝙蝠般翅膀叫做「自卑」的魔；嫉妒還不懂得控制自己，非但學不會保護它的主人，還經常用咬嚙的方式來表現親密；而幼弱得幾可辨識血管的自卑的翅膀，卻只能讓它的主人從恰好能夠理解痛苦的高度摔下來，不多也不少。

後來我才了解，本來很多事用謊言可以輕易解決的，但如果真的要誠實去面對，反而造成更多傷害。上了國中，需要填寫的文件更多更繁複，我甚至覺得這些文件簡直就是假公之名以探人隱私，而每每填寫到父親欄中的年齡職業工作地聯絡電話等家庭狀況調查時，我便開始陷入困惑和極度焦躁中，也只有在這個時刻我會重新拼湊父親的形象，用我曾經接觸過的兒童讀物、神話歷史故事或電視連續劇來虛構這所有的空白欄；而這些幻想雖然暫時解救了我立刻的危機，卻始終沒能給我真正的解答。所以在一次的會面中，我隔著玻璃窗透過小小的圓孔和麥克風，輕輕地問：「爸，父親欄要怎麼寫？」父親毫不考慮就說：「就寫我死了！省得麻煩！」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死亡」這個概念，而對於幼小的我來說，又怎能填下這樣的字眼，這樣的謊言已經遠遠超過我所能承受和應付的能力，那也不是偶爾偷媽媽的五塊錢、或者玩稻草人時趁不注意偷前進二格的我所能做的；但我仍扯了謊，「軍，上校，家境小康。」一直到現在，我還不了解「小康」的定義究竟是什麼，不過我可以確定的是，那些富有人家的孩子也和我一樣，聽父母的話寫下「家

境小康」；我們都不得已地說了「善意的謊言」。

就在我開始習慣這樣靠虛幻的謊言過日子時，父親母親卻對我們開了個大玩笑，「明天你把這個帶去，叫爸爸簽好拿回來，」母親如此吩咐我。從那天開始，母親不再去看父親，而我也面臨到選邊站的局面，其實我根本不在乎將來要和誰住在一起，說起來或許任誰也不相信，我竟然覺得父母的婚姻是終結在我手裏，那道去和父親會面必經的階梯，對我來說變得既遙遠又模糊，在那一霎那，我幾乎認定自己和那些惡意構陷父親並羅織罪名的人一樣，重重地傷害父親；就像父親永遠不會明瞭，他爲了讓他所管理的囚犯能夠和家人團聚，費盡心思讓他們能夠假釋回去，卻落得遭到與其意見相左的人誣陷，甚至拿父親將單位運作所贖餘的錢移做加菜或工作獎金來大做文章，冠了個貪污瀆職的不忠不義的罪名……從那天開始，父親原本因爲八二三砲戰而震得有些耳背的情況變得更加嚴重了，而一向留著革命軍似的短密黑髮，也開始變得灰白稀薄，我常在想，或許真正徹底挫敗父親的，不是奸佞小人和多舛的命運，而是那紙離婚證書，和在那後面所代表的無奈和棄絕。

那張象徵爲追回不義的財產而發的查封令條，一字一句就像洪太尉打開「伏魔之殿」後，所看到裏面的石碣上所銘刻如龍章鳳篆般的天書符籙，我偷偷地搬了椅子，站在上面一點一點地從令條的四個角開始撕，我想只要我一天撕一點，就一定能在沒有人察覺的情形下把這張紙全部撕去，那樣這些妖魔鬼怪就會全部離開，從此不再停留；可是事情並不如所想像那樣，母親仍然爲了保贖房子奔波忙碌，穿梭在家裏的還是那些被我視爲妖魔鬼怪的調查人員，而那張查封令條還是完好如初，只不過四個角稍稍翹起來罷了……而那個降妖伏魔，收服三十六員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的「洞玄真人」，此時又在那裏呢？

我始終沒有找到屬於我的「洞玄真人」，而在成長的過程中，我也遇到

了許多「洪太尉」，他們在善意或無心的情形下一點一點地撕去了我心中的封條，那二個我所餵養的小妖魔也長大了，而且它們也發現原來這個世界竟有那麼多同類，所以我也把他們野放了，就在父親回家的那一天。在夢境中，我終於遇見了對之並沒有什麼好感的佛洛依德，他比我所想像的要嚴肅得多了，不過他熱情地為我解說許多昆蟲的生活方式和解剖的心得，以及許多精神病人的臨床報告；我也向他表達不太了解為什麼把人類所有夢境都解釋成與胯下的東西有關，還有人類之所以會有那麼多的恐懼、緊張、焦慮、壓抑，全都是他惹出來的禍。就在我不停質疑和數落他的同時，我看見了一個身穿古代朝廷官服的人，躺在佛洛依德屏風後的長椅上，口中不停喃喃地唸著：「對不起，我下次不敢了，我下次一定會聽話的……」我走向預約掛號名單上查看，那個躺在椅上的人叫「洪信」。

洪信就是水滸傳裏的洪太尉，原來他為了自己因為擅作主張蠻橫地揭開伏魔殿的封令，而意外釋放了一百零八個妖魔感到罪咎不已，佛洛依德說他是最聽話的病人，也是最近新創的精神治療法的示範病人。佛洛依德醫師熟練地敲打的鍵盤，「哦，你的症狀和那位洪先生一樣，沒什麼大問題，下禮拜二再來回診可以嗎？藥要記得吃，如果頭疼得厲害就先吃這顆藍色的，」我望著手中的藥袋，望著躺在那邊的洪太尉，突然想起我們都曾經為了想要揭去生命中的封條而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我們也都清楚地知道總是有那樣的時刻，你必須，同時也剛好具備那樣的潛質，得以順利撕開那道封條；雖然我們不知道我們所釋放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東西，但是這樣的過程卻總是必要的。在這樣的過程中，我釋放了模糊而不完美的父親形象，也釋放了短暫而不愉快的童年。比起洪太尉，我實在遜色得太多了。

不知道這樣的一篇文章，是否也撕開了另一道封條，在恍惚之中，我聽到鬧鐘響起的聲音，醒轉過來，發現枕在頭邊的，是那本《達文西對童年的



回憶》，當然作者是大家所熟知的，佛洛伊德。佛洛伊德治療了他時代還早三百多年的達文西，也治療了他晚了一百多年的我。或者，寫作便是一種最好的療癒。

【散文】